

“今天”的她

她索要的巨额“分手费”累倒了徐悲鸿

人的一生就像一条河流，随着时空变化时而清澈见底，时而浑浊不堪。尤其是那些经历丰富之人，有时很难用一个或数个特定的词语概括她。譬如蒋碧薇，纵观其一生，你就很难说清楚，她到底是一名“爱情姐”，还是一个“物质姐”。

徐悲鸿遇见蒋碧薇时，她早在13岁就由父母做主与人订下了婚约。当时徐悲鸿与蒋碧薇的伯父同在宜兴女子学校教书，他常到蒋家玩。蒋碧薇父母对徐悲鸿很是喜爱，她父亲更是感慨：要是自己还有一个女儿该多好！父母的称赞让蒋碧薇越发注意徐悲鸿，并且很快喜欢上了他。徐悲鸿对漂亮的蒋碧薇更是非常迷恋，但因自己早已被父母包办了婚姻，并生了一个孩子，他一时不敢向蒋碧薇示爱。然而，当两人都探知到彼此心底的秘密后，爱情之火一下子就点燃了。徐悲鸿订做了两枚水晶戒指，上面分别刻着“悲鸿”和“碧薇”两个名字。他戴着“碧薇”这个戒指，别人问他是谁，他笑咪咪地说：“我未婚妻。”蒋碧薇当时叫蒋棠珍，“碧薇”是徐悲鸿为她取的名字，别人自然不知。

蒋碧薇18岁那年，她决定与徐悲鸿私奔，于是两人偷偷去了日本。私奔在当时是件非常可耻的事。蒋家为了掩盖这个伤疤，就对外宣称蒋碧薇生病去世了，然后大张旗鼓为她举行了葬礼。蒋碧薇与徐悲鸿在日本同居一段日子后，带去的钱都花光了，而徐悲鸿当时还没出名，画的画根本就卖不掉。在日本生活不下去，两人就回到了中国。蒋碧薇的父亲很开明，又非常疼爱这个女儿，于是就接受了他俩。

不久，在康有为的帮助下，徐悲鸿弄到了一个法国留学的官费名额。徐悲鸿带着蒋碧薇留学法国，这期间发生了两件影响他一生的事：一件是他画技大进、名气大振，另一件是他俩认识了画家张道藩。张道藩见到蒋碧薇后就喜欢上了，然后开始追她。蒋碧薇给他回了一封长信，理智地拒绝了。

徐悲鸿载誉归来后，在南京中央大学上课。在中央大学的旁听生里，一名叫孙韵君的女生闯进了徐悲鸿的视野。这时蒋碧薇正在外地省亲，已有两个多月没回家。徐悲鸿立即给她写信：“碧薇，你要是还不回来，我就会爱上别人了。”尽管徐悲鸿想克制自己，但最终两人还是相爱了。徐悲鸿跟孙韵君恋爱的桥段是复制品，他同样给孙韵君重新取了一个名字：孙多慈；也订制了两个红豆戒指，上面分别刻着“大慈”和“大悲”。

蒋碧薇看到了徐悲鸿给孙多慈画的肖像，还有一幅《台城月夜》：画中，徐悲鸿席地而坐，孙多慈侍立一旁，围巾飘扬，天际一轮明月朗朗。脾气暴躁的蒋碧薇开始了婚姻保卫战，她跑到学校里吵，将《台城月夜》画像搬走了，发誓永远不会让这幅画面世。她又找到孙多慈，当面警告她不要当“小三”。但世上的情敌多是打不死的小强，孙多慈比蒋碧薇预想的要更勇敢。徐公馆建成，孙多慈送去枫树百棵。蒋碧薇大怒，叫人将枫苗全部折断当柴烧掉。徐悲鸿很是生气，他将公馆改名“无枫堂”，称画室为“无枫堂画室”，并刻“无枫堂”印章一枚，钤盖那段时期的画作上，用以回击。

正在这时，已是政府高官的张道藩乘虚而入。蒋碧薇很快接受了很懂女人的张道藩，并住在了一起。一直在外地画画的徐悲鸿知道后，于81年前的今天（7月19日），登报与蒋碧薇解除同居关系。蒋碧薇也不示弱，将这份声明用镜框装好，高悬于堂。不久抗战爆发，为躲避战火，孙多慈与徐悲鸿分开并失去联系。而蒋碧薇与张道藩却感情日浓，两人书信不断。此后20年间，两人通信竟达2000余封，不仅暂别两地时写信，即使同居一楼也是情书不绝。

徐悲鸿也曾想请蒋碧薇回心转意，但她一口回绝。身心俱疲的徐悲鸿后应邀去印度讲学，一去就是五年。等到回国时，孙多慈在父亲的安排下，嫁给了刚丧妻的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，而蒋碧薇已是张道藩公开的情妇。蒋碧薇的做法招致众多非议，她儿子一气之下参加了远征军。

徐悲鸿回国不久，蒋碧薇向他索要“分手费”：100幅画，40幅古画，100万元钱。当时徐悲鸿的画已是千金难求，但徐悲鸿一一答应，还主动送了她最喜欢的画《琴课》。为了尽快偿还这笔债，徐悲鸿日夜画画，因劳累过度，患上了高血压和肾炎。在蒋碧薇去台湾前，徐悲鸿终于画完了100幅画。操劳成疾的徐悲鸿四年后英年早逝，孙多慈闻讯为他守孝三年。蒋碧薇因有了这笔财富，在台湾的日子过得非常滋润。然而，张道藩一直没与她结婚，蒋碧薇最后孤独地老去。

倘若一个女孩在年轻时甘当一枚爱情姐，中年后又争做一个物质姐，到底是她的幸福与圆满，还是沉沦与悲哀呢？



夏听

作家，资深媒体人。出版长篇小说《阳谋为上》等作品3部，数十篇作品入选各种年度选本和多种文集，在全国十数种报刊上辟有专栏。



扫一扫，分享美文



唐葦子

披着淑女外衣的武侠爱好者，江湖散人，酷爱窗前簪花及林下练拳。业余爱好码字，资深媒体专栏写手。



扫一扫，分享美文

识女图
两部电影，一生写照——

女神“阿诗玛”的悲喜人生

20世纪70年代的林青霞，80年代的刘晓庆、巩俐，90年代的王祖贤、张曼玉，这些都是享誉国际的大美女。但其实在更早的60年代，中国就有了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“美丽女神”杨丽坤。她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名字——“阿诗玛”。

杨丽坤，1942年生，是云南土生土长的彝族姑娘。在中国电影史上，没有谁能像杨丽坤一样，只演过两部电影，却在中国数亿观众的心中留下如此不可磨灭的记忆。也没有人如她一样在获得巨大的荣誉和成就之后，迅速如流星一般从云天之上直坠深渊，度过那样凄怆与悲凉的一生。

1959年，17岁的杨丽坤出演了国庆献礼彩色故事片《五朵金花》，引起巨大轰动。杨丽坤因此片在1960埃及开罗举行的第二届亚非电影节上获最佳女演员“银鹰奖”，时任埃及总统点名要她去领奖。当时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各国，杨丽坤作为国家文化行业代表随行。《五朵金花》先后在54个国家和地区放映，创造了中国电影在海外发行最多的纪录，这一业绩迄今无人能敌。时隔多年，在1982年的“西班牙第三届桑坦德尔音乐舞蹈电影周”上，《五朵金花》又获得“最佳（舞蹈）金片奖”，足见此片的影响力。

1964年，杨丽坤又主演了电影《阿诗玛》。这部“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音乐歌舞片”，让她达到了艺术和人生的巅峰，在国人的心中，她就是五朵金花，她就是阿诗玛。

天生丽质、倾国倾城，这些形容顶级美女的词语，在杨丽坤身上却并非虚誉，在那个化妆技术和摄影技术都非常粗糙的时代，杨丽坤随意的一张生活照都美得惊心动魄。



杨丽坤扮演的金花，不仅融入了大理的风土人情、民俗文化，还将大理令人陶醉的自然美景完美地展现出来，三塔、三月街、蝴蝶泉、大理古城、苍山、洱海、金花、白族服饰和白族民歌……随着影片的全球放映，让世界无数人向往大理、向往金花。杨丽坤扮演的“金花”，无可替代地成为了云南大理和白族姑娘的品牌形象，成为永恒的标志。

然而，杨丽坤的人生却没有因此而走向幸运。她的一生可谓大喜大悲，犹如她一生只演过的两部电影：《五朵金花》和《阿诗玛》，一部喜剧、一部悲剧。她的人生与自己先后创作的两个艺术形象连在一起，仿如预言。

被誉为“60年代中国第一美人”的杨丽坤。

“文革”一开始，江青将《阿诗玛》定性为“大毒草”，杨丽坤作为《阿诗玛》的主角，更是“修正主义苗子”“资产阶级美女”“文艺黑线的忠实执行者”，一项又一项政治帽子，压在了才二十余岁的杨丽坤头上。在那个狂乱而扭曲的年代，美就是原罪，更何况以她那样的丽质，更是“罪加一等”。而杨丽坤这个彝族姑娘，却有着如阿诗玛一般的刚烈，“造反派”叫她低头认罪，她偏要抬头；要她承认《五朵金花》是“大毒草”，她却倔强地反驳：“《五朵金花》是周总理肯定的革命影片，江青说是毒草、色情，她就不配当什么伟大旗手！”这样的惊人语使她很快成为“政治疯子”“现行反革命”，被夜以继日地关押逼供问讯。那些早对杨丽坤的成功和姿色妒恨交加的人，变着法子折磨她，以致过了许多年后，杨丽坤一听见那些人的名字就会失控。

受尽折磨的杨丽坤很快精神错乱，患上了严重的幻听和迫害后遗症。1970年，杨丽坤住进了云南省长城医院，这一年她仅28岁。在以后的30年，她都没能走出那个噩梦，也没能再演电影。

即使住进了精神病院，那些一心要把杨丽坤往死里整的“造反派”仍然没有打算放过她。最后，杨丽坤由家人护送逃离到湖南郴州精神病院，后又辗转到了上海精神病院。

在她风雨飘摇的苦难人生中，唯一值得欣慰的是，有一个男人用爱为她撑起了一片天空。这个人就是1966年从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，下放在广东韶关的凡口铅锌矿做一名普通工人的唐凤楼。1971年，唐凤楼第一次见到杨丽坤的时候，她脸色灰黄，目光呆滞，又因服用激素类药物变得臃肿不堪，毫无美态可言。然而，在接触中，她善良的性格仍吸引住了唐凤楼。即使在她精神状况十分不稳定的时候，唐凤楼依旧选择与她结婚生子，并始终不离不弃。

1976年秋，“四人帮”垮台，在各方奔走下，杨丽坤终于被摘掉了“反革命”的帽子，并落户上海。2000年，58岁的杨丽坤在上海家中平静病逝。她的墓碑，上海一座、昆明一座。她的骨灰，上海一半，昆明一半。

杨丽坤已逝，她为中国电影创造了不朽的艺术形象，也因此蒙受了莫大的冤屈，承担了大半生的痛苦；而“金花”创造的民族文化与经济品牌，为云南的发展特别是云南大理赢得了不可估量的无形资产。

然而这一切，和她本人已经没有丝毫关系。对此，我们唯有致敬。